

胭脂井

上

慈禧全傳之五
高陽著作



胭脂井

上

慈禧全傳之五
高陽著作





皇冠
CROWN

〈註冊商標第173155號〉

皇冠叢書第479種

胭脂井 (上)

高 陽 著

發行人：平鑫濤

出版發行：皇冠文學出版有限公司

台北市敦化北路120巷50號

電話：7168888

郵撥帳號1526151-6

登記證：局版台業字第5013號

印刷者：皇冠印刷有限公司

台北市西園路2段140巷49號地下室

電話：3061972

著作權：台內著字第16150號
執照字號

初 版：中華民國六十五年十二月

第十三刷：中華民國八十二年十一月

有著作權。翻印必究

如有破損或裝訂錯誤，請寄回本社更換

全書二冊定價：新台幣390元 港幣156元

國際書碼：ISBN 957-33-0486-4

傳全禧慈

傳前禧慈_{一之}

(冊二) 簾珠座玉_{二之}

(冊二) 史外宮清_{三之}

臣君子母_{四之}

(冊二) 井脂胭_{五之}

(冊二) 日落台瀛_{六之}

胭脂井

〈上冊〉



高陽著

在天津老龍頭火車站下了車，袁世凱不回小站的『新建陸軍』營地；騎着馬直馳金剛橋北洋大臣衙門，求見榮祿。

榮祿是慈禧太后的親信——有個無可究詰而疑雲重重的傳說；大約二十年前，慈禧太后得了一場大病，御醫會診，束手無策；下詔命各省舉荐名醫。直隸總督李鴻章舉荐前任山東泰武臨道無錫人薛福辰；山西巡撫曾國荃舉荐現任山西陽曲縣知縣杭州人汪守正，進京請脈，診斷慈禧太后所患的是『骨蒸』重症，細心處方，漸有起色。特降懿旨：薛福辰超擢順天府尹；汪守正升任天津知府。這一恩遇，既是酬庸，亦爲了地邇宮禁，診治方便。

照歷來的規矩，帝后違和，所有脈案藥方，逐日交『內奏事處』，供大臣閱看。有那深諳醫道的人，總覺得脈案極其高明，處方並不見得出色；甚至有時候有藥不對症的情形。日子一久，才知道慈禧太后所患的是一種不能告人的病：小產血崩，經水淋漓。皇太后小產是天下奇聞；御醫相戒，三緘其口，處方下藥，亦就無的

放矢了。

薛福辰和汪守正，到底是讀書做官的，胸中別有邱壑。病症是看出來了；既然說不得不說！託名症象相似，由積勞積鬱而起的『骨蒸』，却將治小產血崩、經水不淨的藥，隱藏在治骨蒸的方子中。用『說眞方、賣假藥』的訣竅，對症下藥，果然收功。

這就又出現了一個疑問，如果說慈禧太后是武則天，誰又是『蓮花六郎』？衆口耳傳，就是這位手神俊逸、最講究衣著的榮祿。

但是，二十年前的榮祿，並未因此加官晉爵，反倒失意了。當時南北兩派勢如水火；南派領袖沈桂芬與軍機大臣大學士寶鋆，合力排擠附於北派領袖李鴻藻的榮祿；找個過錯，交部議處，將榮祿由俗稱『九門提督』的步軍統領，一降而爲副將。榮祿很見機，引疾奏請開缺，閉門閒居，到光緒十二年才外放爲西安將軍。

這是個閒冷的缺分，倒虧他能守得住；一幹八年，直到光緒二十年慈禧太后六旬萬壽，進京祝嘏；正好恭王復起，重領軍機，深知榮祿幹才，保他重回步軍統領衙門，兼總理各國事務大臣；第二年調任兵部尙書。就此扶搖直上，再下一年升協辦大學士；這一年——光緒二十四年，在四月廿三，皇帝下詔『定國是』，決意變法維新的第十天，由慈禧太后授意，升榮祿爲文淵閣大學士，實授爲直隸總督兼北洋大臣。

直隸總督號爲『疆臣領袖』。但是，這個缺分的重要，在於兼領北洋大臣；而從光緒初年，李鴻章督直，一意講求堅甲利兵以來，北洋更掌握了學國主要的兵力，成了眞正的『疆臣領袖』。慈禧太后派榮祿出鎮北洋，勒兵觀變；下的是一著足以制新黨死命的狠棋！

榮祿手下有三員大將。一個叫董福祥，字星五，甘肅固原的回子。同治初年，西北回亂，董福祥亦是其中

的頭目之一。後來爲左宗棠西征最得力的將領劉松山所敗，投誠改編，反而在平回亂中建了大功；如今官拜甘肅提督、加尙書銜、賞太子少保。所部稱爲『甘軍』；是一支驍勇善戰而風紀很壞的騎兵。

再一個是聶士成，字功亭，出身淮軍，是李鴻章的小同鄉。甲午年朝鮮東學黨作亂，中日同時發兵援韓；聶士成隨提督葉志超率師東渡，以孤軍守摩天嶺，設伏大敗日軍，陣斬日將富剛三造，算是淮軍的後勁；又通文字，曾匹馬巡邊，著『東遊紀程』，亦算是儒將。所部號爲『武毅軍』，半仿德國式的操法，實力頗爲可觀。

再一個就是袁世凱。甲午中日之戰以後，他雖保有浙江溫處道的實缺，却不願赴任，因爲道員升監司、升巡撫，起碼也得十年的工夫；功名心熱的袁世凱，一心只想走一條終南捷徑。於是上個條陳，主張練一支新軍，以矯綠營的積弊；當國的李鴻藻和榮祿，接納了他的建議，招募了七千人，就天津以南，土名小站的新農鎮上，淮軍周盛波的舊壘，屯駐操練，名爲『新建陸軍』。洋鼓洋號，壁壘一新，深爲榮祿所欣賞。

升任爲直隸按察使的袁世凱開始在小站練兵，是光緒二十一年冬天的事；三年下來，卓然有成，因而爲康有爲所看中了。這年六月間，就派人到小站來活動；袁世凱裝饒賣歎，根本不容說客有啓齒的機會。這樣到了七月裏，新政展布，如火如荼，皇帝乾綱大振，新黨氣燄愈盛；最令朝中大老側目的是兩件事：七月十九，禮部主事王照專摺參劾本部堂官懷塔布、許應騷等阻撓他的條陳，不願代奏，結果禮部滿漢尙書、左右侍郎，奉旨一律革職。京中各衙門的長官，稱爲『堂官』，部裏滿漢尙書、侍郎共是六員，通稱『六堂』；這禮部六堂，盡皆革職，與光緒十年恭王以下的軍機大臣，全班被逐，都是有清開國以來，史無前例的事。

另一件是七月二十上諭：『內閣候補侍讀楊銳、刑部候補主事劉光第、內閣候補中書林旭、江蘇候補知府

譚嗣同，均賞加四品卿銜，在軍機章京上行走，參預新政事宜。』一切大政，都由『四京卿』擬議；發號施令，亦由四京卿擬上諭交內閣明發，或交兵部寄遞各省。這等於皇帝另外組織了一個政府；原來的軍機處，就像雍正七年以後的內閣一樣，變成有名無實了。

於是舊黨——實在也就是后黨；通過各種途徑向在頤和園頤養的慈禧太后進言，非採取決絕的手段不可。而慈禧太后只是冷笑，一無表示。

到了七月二十六，突然有一道電諭：『命直隸總督榮祿，傳知按察使袁世凱來京陛見。』袁世凱是七月二十九到京的；這天，八月初五回天津，前後在京逗留了七天。

『恭喜，恭喜！』榮祿一見面就道賀，『我已經看到八月初一的上諭了。』

原來八月初一有上諭：嘉許袁世凱『辦事勤奮，校練認真』，開缺以侍郎候補，『責成專辦練兵事務，所有應辦事宜，著隨時具奏』。這不但使得袁世凱一躍而在一二品大員之列；並得專摺奏事，直達天聽。這是所謂『大用』的開始，非尋常升官可比，自然應該道賀。

可是袁世凱知道，在這道上諭中，榮祿最重視的是『責成專辦練兵事宜』這句話，如今的兵權在榮祿手裏，也就是在慈禧太后手裏；而皇帝想假手於他奪太后的兵權，榮祿就得爲太后爲他自己保護兵權。這道上諭一發，明眼人都看得出來，后帝母子之間的衝突，已很少有調停的可能；而首當其衝的是自己，也是榮祿！

局勢如一桶火藥，而藥線在自己手裏；一旦點燃，如何爆出一片錦繡前程，而不是炸得粉身碎骨？這個他從午前十一點鐘上火車，一直到此刻，五個鐘頭的考慮而始終不能委決的大疑難，是到了必須作決定的時候了。

事機急迫，無從考慮；唯一的辦法就是用他平時信服實行的八字真言：見風使舵，隨機應變。

心裏閃電似地在轉着念頭，口中還能作禮貌上的酬應，『這都是大帥的栽培。』說着，垂手請了個安，表示道謝。

『不敢當，不敢當！皇上的特達之知，於我何干？』榮祿問道：『京裏的天氣怎麼樣？』

此時而有這樣一句最空泛的寒暄，大出袁世凱的意料。不過略想一想，不難明白，此正是榮祿存著戒心之故。自己不必作何有絃外之音的回答，老老實實回答最好。

『到的那天下雨，這幾天很好。不過早晚已大有秋意了。』

『喔，你住在那裏？』

『住在法華寺。』

由此開始，榮祿接連不斷地，只談些毫不相干的閒話；這種深沉得不可測的態度，使袁世凱大起警惕，如果再這樣敷衍下去，榮祿會怎麼想？他一定是在心裏說：這小子，不知道在打甚麼主意？居心叵測，再不能信任了。

這樣一想，立即向左右看了一下；趨前兩步，輕聲說道：『世凱有幾句緊要話，密稟大帥。』

榮祿聲色不動，只側臉揮一揮手，說一句：『都出去！』

於是裝水烟的聽差帶頭，所有的侍從都退出簾押房外，站得遠遠地；袁世凱便即雙膝一跪，用痛苦的聲音說道：『世凱今天奉命而來，有件事萬不敢辦，亦不忍辦；只有自己請死！』

榮祿笑了。『甚麼事？』他問，『讓你這麼爲難？』

『大帥請看！』

接過袁世凱袖中所出一紙，榮祿一看是硃諭；不覺一怔，但立即恢復常態，坐在原處細看。硃諭上寫的是『榮祿密謀廢立弑君，大逆不道！著袁世凱馳往天津，宣讀硃諭，將榮祿立即正法；其遺缺即著袁世凱接任。欽此！』

袁世凱覺得這片刻工夫，關係重大，整頓全神，仰面看着榮祿的臉色。先看他讀硃諭並不站起來，知道他心目中並無皇帝，跡象不妙！轉念又想：這是還不知硃諭內容之故。如果讀完硃諭，面現驚惶，有手足無措的模樣，便不妨乘機要挾；或者有憂慮爲難的神色，那就很可以替他出主意，爲人謀亦爲己謀，好歹混水摸魚，撈點好處；若是既不驚、亦不憂，至少亦會表示感謝，那就索性再說幾句輸誠的話，教他大大地見個情。

念頭剛轉完，榮祿已經讀完硃諭，隨手放在書桌上，用個水晶鎮紙壓住；板起臉說道：『臣子事君，雨露雷霆，無非恩澤。不過朝廷辦事，有祖宗多少年傳下來的規矩，「承旨」責在軍機；定罪有吏部、刑部；問斬亦要綁到菜市口。如果我有罪，我一定進京自首，到刑部報到；那能憑你袖子裏一張紙，就可以「欽此，欽遵」的？』

這番回答未終，袁世凱知道自己在宦海中操縱的本領，還差人一大截；眼看狂飈大作，倘不趕緊落篷，便有覆舟滅頂之危！

『大帥！』他氣急敗壞地說，『世凱効忠不二，耿耿寸衷，唯天可表。大帥如果誤會世凱有異心；世凱只好死在大帥面前！』

說到這裏，痛哭失聲。且哭且訴，說他在京曾由皇帝召見三次；三次皆是偌大殿廷，唯有君臣二人的所謂『獨對』：第一次是八月初一，垂詢小站練兵的情形，當天就有『開缺以侍郎候補』的上諭；第二次是八月初二

，皇帝曾問到外洋的軍事。

接下來就是最重要的一天。八月初三，榮祿曾有電報到京，說英國和俄國已在海參崴開仗；大沽口應加戒備，催袁世凱立即回任。而就在這天晚上，譚嗣同到他的寓所相訪，要求他帶兵進京，包圍頤和園，劫持慈禧太后。同時表示，皇帝將在八月初五，再度召見，有硃諭當面交下。

『一看硃諭，世凱嚇得魂飛天外，恨不得插翅飛回天津。世凱蒙大帥提拔之恩——。』

『好了，好了！』榮祿不耐煩地打斷他的話，『有話明天再說！』

說完，將茶碗一端；門外遙遙注視的聽差，拉起嗓子高唱：『送客！』

＊

＊

＊

攆走了袁世凱，榮祿立即召集幕府密議，好得是先已有防變的部署，前一天已調甘軍進駐離京四十里的長辛店；這時決定將聶士成的武毅軍調防天津，監視小站的新建陸軍。

在此同時，路局已接到命令，特備專車，升火待發；榮祿便衣簡從，悄然上車，深夜到京，預先接到電報的步軍統領崇禮，親自在車站迎接。相見別無多語，崇禮只說得一聲：『慶王在等著！』隨即陪榮祿出站，坐上藍呢後檔車進城。

慶王府在北城，什刹海以西的定府大街；進宣武門由南往北，穿城而過，到時已過午夜，慶王已等得倦不可當，勉強撐持，聽得榮祿已到，精神一振，吩咐在內書房接見。

燈下相見，慶王訝然問道：『仲華，你的氣色好難看！』

『怎麼好得了？從本初進京，我就沒有好生睡過一覺。』

漢末袁紹字本初；這是指袁世凱而言。在親貴中，慶王是頗讀過幾句書的，懂他這兩字隱語；也意會到此行與袁世凱進京，特蒙皇帝識拔一事，有重大關係。便即親自起身，掀簾向在廊上伺候的護衛與聽差說道：『都出去！把垂花門關上。』

聽得這話，崇禮覺得亦有請示的必要；等慶王轉過身來，隨即說道：『王爺如果沒有別的吩咐，我跟你請假。』

慶王不答他的話；看着榮祿問說：『受之不必走吧？』受之是崇禮的別號。

內務府正白旗出身的崇禮，也是慈禧太后所賞識的人物之一；而且步軍統領，職掌京師治安，當然亦有參預最高機密的資格，所以榮祿一疊連聲地說：『不必走！不必走！』

於是三個人圍著一張花梨木大理石面的小圓桌，團團坐定，崇禮先開口告訴榮祿：『老佛爺昨兒回宮了。』

『莫非得了甚麼消息？』

崇禮愕然：『甚麼消息？』

『我還以為老佛爺知道頤和園不安靜；所以又挪回來的呢！』

崇禮大驚失色，『榮二哥！』他急問說，『怎麼說頤和園不安靜？難不成新黨派了刺客藏在園子裏？』

『對了！新黨派了個大刺客，打算派兵包圍頤和園，跟老佛爺過不去。我給你們看樣東西。』

等看過榮祿帶來的那道硃諭，慶王和崇禮都伸一伸舌頭，雙眼睜得好大地，不住吸氣。

『好傢伙！』慶王說道，『皇上真有那麼大的膽子！』

『那必是珍妃在替皇上壯膽。』崇禮問道：『二哥，這道硃諭是那裏來的？』

『那還用說，』慶王接口，『當然是袁慰庭自己交出來的。』

『王爺猜對了！』榮祿接着問道：『王爺，你看怎麼辦？』

『除了面奏老佛爺，沒有第二條路好走。』

『我也是這麼想！』榮祿將身子往後一靠，『勞受之的駕吧，看是怎麼樣跟老佛爺見面？』

『好！』崇禮立即起身，『都交給我！我找「皮硝李」去。回頭我在貞順門候兩位的駕。』

等崇禮一走，榮祿才跟慶王談到應變制宜之道。皇帝決不能再掌權，是不消說得的；但應出以怎樣的一種手段，却是非慎重考慮不可的，否則，會引起極大的動亂，招致『動搖國本』的嚴重後果。

『廢立一事，決不可行。可是，仲華，』慶王一臉沒奈何的表情，『你知道我的處境，我實在不便說話。祖家街有個可笑的謠言，說我兩個兒子沒有入承大統的希望，所以反對廢立。這是從何說起？我就做再荒唐的夢，也不敢指望做太上皇，第一、我是高宗一系；第二、果然廢立，以旁支繼統，當然是爲穆宗立嗣，繼穆宗之統。算輩分也不對啊！我能糊塗到連弟兄、叔姪都搞不清楚不成。』

穆宗是『載』字輩；突劄兩子載振、載搜是穆宗的堂房弟弟，自無以弟作子之理！榮祿也覺得『祖家街』的這個謠言，造得太離譜了。

『我就不服！』不大動感情的榮祿，忽然憤慨了，『莫非只有他「祖家街」；「翔鳳胡同」就不夠資格入承大統！』

『祖家街』與『翔鳳胡同』這兩處地名，指兩處王府。恭王府原是和珅的住宅。乾隆末年，皇子私議儲位

；慶王奕勳的祖父、皇十七子永璘表示：『天下至重，何敢妄窺大位；將來但願能住和珅的宅子，於願已足。』及至乾隆內禪，皇位歸於永璘一母所生的皇十五子，即是仁宗。嘉慶四年，『和珅跌倒』；仁宗想起這段往事，就拿和珅的住宅，作爲慶郡王永璘的賜第。咸豐年間，改賜恭王。不過這座王府在三轉橋；恭王另在什刹海附近翔鳳胡同，構築別墅，命名『鑑園』。通常說恭王府，都指鑑園而言；所以榮祿亦以翔鳳胡同，作爲恭王府的代名。

祖家街在西城阜成門大街以北，相傳是清初降將祖大壽的故宅；端王載漪的府第，在這條街上。載漪是惇王奕誼的第二個兒子，承繼爲仁宗第四子瑞親王之後，照清朝親貴承襲的制度，降等襲封，瑞親王綿忻之子奕誌承襲，降爲瑞郡王；載漪是奕誌的嗣子，降等承襲爲貝勒。載漪頗得慈禧太后的歡心，所以在光緒十四年就加了郡王銜；四年前晉封爲瑞郡王，不道軍機大臣糊塗，承旨時將『瑞』字誤書爲『端』字。上諭既發，不便更正；載漪就這樣糊裏糊塗成了端王。

端王載漪，與恭王的幾個兒子，與穆宗都是嫡堂的兄弟。如今要在近支中找『溥』字輩的作爲穆宗的嗣子；則恭王府亦有資格。而載漪恃太后之寵，一心以爲只有他的兒子，可以入承大統。榮祿在恭王生前，頗蒙器重；因而有此憤憤不平之言。

『你也別替人家發牢騷了！言歸正傳，我看，』慶王沉吟了一下說，『眼前只能在「訓政」二字上做文章。』

『這篇文章可要做得好！』

『做文章容易。』慶王答說：『總要等「見面」以後，才能放手辦事。』